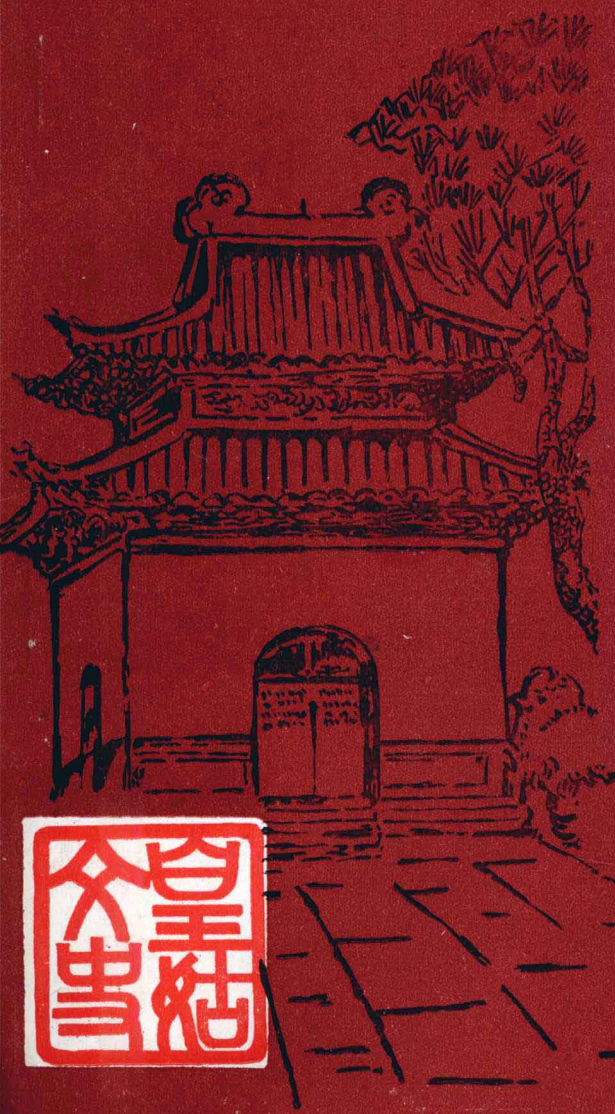


皇姑文庫



皇姑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主	编	黄宝科	
编	委	李文顺	王金凯
		王景集	高秀武
		高景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沈阳市皇姑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责任编辑：高景和
校 对：王景集
封面设计：翟文会
封面题字：任叔衡
封面剪纸：岳文义

书 号：沈新出登字第520号

印 数：500本

印刷单位：沈阳新生企业公司印刷厂

目 录

- 九 · 一八前后的皇姑屯铁路工厂 … 沈量 (1)
- 回忆父亲陈泰棣 …………… 陈景青 (8)
- 怀念我的父亲苏可里 …………… 苏永浮 (19)
- 名医候福魁 …………… 集合 (31)
- 赵占臣大夫 …………… 晓文 (35)
- 吓不倒 …………… 张德林 刘凤阁 (39)
- 北平号机车 …………… 宋金瑞 王同禹 (48)

九·一八前后的皇姑屯 铁路工厂

沈 量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三洞桥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继之担任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加强了防卫力量，在改组东北军政人事组织的同时，铁路系统的人事亦随之变动更换。张学良命高纪毅出任参谋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令东三省官银号副总办韩麟先生充任奉榆铁路局局长，同时免去了顾震的奉榆铁路局副局长职务，提升总务处长邹致权为副局长之职。

皇姑屯铁路工厂自1928年开工至1931年的三年过程中，共有三名厂长屡次更换。第一任厂长朱保芬，在任半年便出国，旅欧考查铁路建设事项。继任厂长为东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石志仁，其在位近半年，便升任沪杭甬铁路局局

长。此时的皇姑屯铁路工厂，虽有英籍的萨格顿担任厂长，但只负责设计建厂事项，故又派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德文秘书杜殿英充任副厂长之职。此时，东北当局已经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的国军副总司令职务，撤消了奉榆铁路局并入天津，更名为北宁铁路管理局。直属南京国府铁道部领导。高纪毅任北宁局局长后，改铁路为商业化经营管理，实行关内外入路联运制度。这种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在东北中东铁路与南满的日本人独营的南满铁路，铁路客货运输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的客货运输量初则逐渐减少，继则萧条停滞，有时甚至跑空车。所以，日本与苏俄都已气急眼红，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北满的中东铁路事件，既中俄纷争事件，东北行政当局已经与苏俄发生了武装冲突，因此这时的苏俄和东北当局的关系更加紧张恶化。日本此时竟趁机向张学良提出，要在东北与之合作，进而共同开发东北的矿山资源，经营东北的一切企事业。张学良以南京政府副总司令身份和南京政府名义全面拒绝了日本当局的无理要求，由此，更加激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加速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和侵华计划，日本当局初则唆使东北延边的朝鲜族制造

丁万宝山惨案，杀害了我农民同胞，霸占我农民的良田，继之又以中村大尉在我内蒙科尔沁后旗境内失踪为名，制造诬陷案件。在南京政府拟派专人调查之际，日本当局又以南满铁路柳条湖地段被破坏为借口，突然发动了 9.18 侵华事变。日本人在沈阳成立宪兵队及协合会，以所谓安定地方秩序。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混成旅旅长王以哲率领全军退出沈阳城向锦州退让候命。日本军野蛮杀害了很多官属以及不幸的居民，并劫掠沈阳城各家的银行，抢走大宗钞票与金银。12 月 10 日，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调查团到沈，调查破坏柳条湖铁路事件，以英国人李顿卿爵士为首，随员有美国人杨格，德国人马考易，法国人达拉第，意大利人齐亚诺，中国人随员顾维钧博士，日本人吉田茂以及秘书、新闻记者若干人，这些人到沈阳后，下榻于沈阳南站大和旅馆。日本人以美女向调查团敬献鲜花，并跳精彩的舞蹈。调查团到柳条湖肇事处视查之后又游览沈水风光，之后往大连登船，由海路去往杭州风景区做出报告书，携往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会主席窦拉门德与事务总长白理安虽然主持开会多次，却毫无效果。日本人不但不撤兵，反而更加变本加利的展开侵略。不久，在沈阳成立奉山铁路局，地址在沈阳北站楼上，以四洮铁路局

的阍铎为局长,并接收皇姑屯铁路工厂,派沈海铁路局电气工程司曾锡藩担任副厂长职务。还带来了庶务主任梅毓荃,工务主任马淮,电气工程师吴家苏,机械厂主任李儒林一起维持生产。次年三月中,满铁派五人小组到厂接收。日本人到厂后,首先驱逐英国人厂长萨格顿离厂,但由于萨格顿厂长与关内京奉路局签有任用合同尚有五年,坚决不走,日方将五年工资以及其它各项津贴一次性发给这位英籍厂长,共计白银120000万圆。萨格顿厂长离开皇姑屯铁路工厂,到北宁铁路局做出结算后,由海路回国。萨格顿厂长离厂后,皇姑屯铁路工厂员工当时都很失望,每一个中国工人和职员都对新来的日本人怒目而视,决不甘心在他们的奴役下当牛做马。

1933年日本人在皇姑屯铁路工厂的初步组织是:

厂长:仓永毅志夫

监理课:课长. 田代定

庶务课:课长. 小笠原馨

材料课:课长. 曾锡藩

铁工课:课长. 马淮

木工课:课长. 矢田仓矢郎

御花园工厂:厂长土井治八

一、监理课设立以下四个系:

1. 计划系,系长渡部良策,管理机客货车修理工作以及其它各种生产工作,属员有吉持齐、三泽一次、猪候正雄、田中横道正雄、绪方丰艳、木善仁、狄谷芳次、田中喜美子等。

2. 调查系,系长渡部良策兼职助役长保,管理工厂宣传、考工、机械电器安装,设计制图描图,石印晒图,供给各单位用图事项。属员有今野佐一郎、胁定雄、林田涛,华人赵尔泰、陈其芬、滕云岫、张宝信、李儒泉、江建元、宋诚忠、董庆海、薛焕起、王玮。

3. 检查系,系长越川治一郎,还有山本虎次郎、野田忠雄、菊川秀子等,管理出入厂机车车辆以及入厂机械电气材料等检查工作。

4. 运输系,系长松田德一郎、铃木信太郎、梁俊堂、张平、唐庆云、刘玉苍、韩炳金、郑老五等,管理入出厂机客货车辆编送以及各职场生产用燃料调运输送等工作。

二、庶务课

1. 庶务系,系长渡边进、河西一郎、白玉芳子、郭守德、张万德、井手顺子、笔保勇。管理文书、人事、庶务、防卫等工作。

2. 会计系,系长由森田春一担任,系员有华人 15 人。

三、材料课

1. 仓库系系长山口保、木村、山田生鸿、白云峰、于华封、刘镇远、刘树芳、宫培久。

2. 庶务防卫系，系长小湫若助、川真田、黑须、边荣臣、刘润清、王茂连、王茂赏、杨吉林、边元成等。

四、铁工课

1. 机关车职场森胁和三郎，课长候春。

2. 旋盘职场下村定萧庄、许俊英、候国秀、潘译、范效离。

3. 制缶离职场宫谷芳太郎、孙宝兴、刘文琦、薛焕恩等。

4. 模型职场濑户三太夫、李文、邵松。

5. 销物职场张警坤、上田菊次郎、李治。

6. 锻冶职场孙文缙、江头铁雄、王振文。

7. 锅炉电气职场井上清、李松、朱植安、李根拜。

五、木工课

1. 化上职场佐滕雅英、候占浜、佐佐木兴。

2. 再用品职场花田义孝、铃木、小田。

3. 制材职场后滕一郎、柴山次郎、丁维立等人。

日本人接收皇姑屯铁路工厂后，加强组织力量生产，由满铁调入大批人才以及修车需要的各种原料，大量投入资金兴建、扩建生产用厂

房,招聘建筑商人大昌组、洼水组、福高组、大连组、多小公司等五家承建商人施行土木建筑,大约二年便将厂内应需厂房一次性完成,并拆除旧式锅炉五台,安装田熊式大锅炉,更新建起大烟筒,电气场房内新购入日立式打风机,拆除英国式蒸汽发电机,使用小丰满水力发电电源建起日本新住宅乙型、丙型、丁字型楼若干栋,上下层住宅,内设立火式暖炉澡堂,另外还建起华人住宅若干栋,即所谓“东小舍宅”,1935年10月中旬,御花园分工厂因管理不善,忽然发生一次火灾,将厂房烧光变成废墟不能生产,火灾后,仅免去土井治八分厂长职务,后将残余的机械电气工具设备以及员工400余人全部并入皇姑屯铁路工厂中,充实客车修理力量。

御花园工厂始建于1924年,建筑物、机械设备都是属于德国老式皮带吊挂式旋床、刨床、钻床、插床等,使用的电源是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产品,设有小型锻造、铸造炉专为东北大学校学生实习之用,9.18事变后被满铁接收修理客车之用,火灾后停止生产。

回忆父亲陈泰棣

陈景青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我天天都在怀念我的父亲，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赞美、评价父亲的一生。一本重要的志书上，对父亲是这样记载的：

“陈泰棣(1912—1981)安徽省合肥人。辽宁省政协常务委员，国家高级工程师。1912年11月14日出生于中农家庭。父亲早故，兄弟四人由母亲和叔父抚养成人。陈泰棣6岁入私塾读书，12岁入江苏省扬州第五师范附属小学，15岁入扬州中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因叔父病故，家庭生活日趋困窘。为继续求学深造，由其兄资助学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攻读采矿冶金工程学。入学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学生迁至上海交通大学借读，半年后又迁回唐山复校。在大学读书期间，陈泰棣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横行街市，深为愤懑。他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度过了大学生活。于1935年毕业后被分配

1941年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后转入浦镇机厂当工务
技 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泰棣携妻饱尝
流亡之苦，先后在株州机厂、重庆汽车配件厂、
重庆第二十五兵工厂、贵州贵定黔中机厂任工
务员、技术员、锻铸场主任等职。青年时期的陈
泰棣虽怀有“工业救国”的思想，但因当时政府
腐败无能，空有抱负，不得实现，常常为此而慨
叹。当有人劝其加入国民党时，被他断然拒绝。

陈泰棣在青岛四方机厂任职期间，1946年
6月26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其五弟
陈泰楷（原国民党航空学校教员）与11名同事
因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驾机起义飞往解放区
延安。后来，陈泰棣与其弟在上海秘密接触，了
解到解放区的情况，对共产党有了认识。苦闷徬
徨中的陈泰棣思想豁然开朗。青岛解放前夕，他
担任四方机厂副厂长，遂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
系并组织了护厂队，使工厂免遭破坏，完整地回
到人民手中。解放后，他被选为青岛市人民代
表。

1952年陈泰棣调任皇姑屯铁路工厂副总工
程师，当时工厂管理比较混乱，技术问题成堆。
陈来厂后十分注意抓技术基础工作，在抓紧充
实扩大铸钢、冷轮生产能力的同时，重点抓了技

术管理。积极建议在生产车间配备专职技术副主任,这些措施对整顿生产秩序,提高产品产量与质量,起到了推动作用。

50年代国家钢产量很低,机车车辆修造所需钢材缺口很大。为解决机车车辆配件生产供应问题,他主张挖掘工厂潜力开发新产品,亲自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攻关活动,采用球墨铸铁新材料代替锻钢和铸钢。一面派人去上海科研部门学习收集资料;一面同技术人员在试验室进行试验。很快在铸钢车间建立了生产基地,并投入生产,使工厂成为国内最早生产球墨铸铁的厂家之一。

1954年为解决车轴轴坯钢供应不足问题,陈带领热工系统工程技术人员采用新技术,用电炉冶炼优质碳素钢,铸出合格钢锭,首创用三吨锻锤将钢锭直接锻造成货车车轴,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同年,工厂开始承担试制铸钢整体轮任务,为延长车轮使用寿命,在他的组织和支持下,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生产冷铸生铁轮工艺应用在铸钢整体轮生产上,成功地试制并生产了高碳钢铸钢整体货车车轮。此项科研成果为铁道部所采纳,并在路内推广。原来铸钢车间造型用的原砂,全靠手工操作烘干和运送到造型工地,生产效率低,质量差。

1960年他在气流输送粮食的启示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试验研究气流烘砂，用了两年的时间，研制了气流烘砂送砂新的工艺装备，受到国内铸造行业的重视和好评。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困难。他虽然年老体弱，但生活上从不要组织上特殊照顾，坚持同工人群众一样度过难关，并相信党和政府能够战胜暂时困难。1962年8月25日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泰棣入党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1963年工厂进行生产组织调整和工艺改革，决定实行货车流水作业，他多次组织讨论方案，亲临现场解决技术关键。经过改革，摒弃了货车修理落后的小组包干作业方式，在修理货车的每道工序上实行固定节奏时间、固定作业程序、固定作业台位、固定技术标准、固定工艺装备、固定劳动组织，实现了货车流水作业生产，日产水平达到8辆，当年修理货车产量比1962年增长61%。

“文化大革命”中陈泰棣无辜遭到批斗，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地摧残，长时间戴着“反动权威”的帽子。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平反冤案，恢复总工程师职务。但他心底无私，不计较个人恩怨。他常说：“文化大革命是全民

族的灾难，我个人算不得什么”。1978年陈泰棣任工厂党常委并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精神焕发，虽然年近古稀，但仍然坚持处理繁杂的技术业务，经常深入车间指导工作，深受职工群众爱戴。1981年春，他因患贲门腺癌入院治疗，在病中还惦念着工厂的生产技术工作，经常向探视他的人询问工厂各方面情况。弥留之际，要求组织在他身后，“丧事要从简，不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要为我影响工作”。同年5月20日陈泰棣与世长辞，终年69岁”。

父亲一生为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觉得父亲对工作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每天天不亮就上班，总是比别人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工厂。偶尔起得晚了一点儿，连饭都顾不上吃急忙赶到工厂。晚上就相反了，别人家都吃过饭了，父亲还没回来。有时妈妈打电话一问，说是正在开会，一会再回去，有时候，会一直要开到晚上九点、十点。我等着给父亲热饭，到那时，父亲说已饿过劲了，不想吃了，就是吃下去，马上睡觉的话，肚子也不好受。因此，父亲虽说已上了年纪，却总是为了工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大跃进那几年，父亲除了白天上班以外，晚上还要干个通

宵。记得那时，一到晚上电话铃声总是不断，不是这个电炉出了毛病，就是那台机器出了毛病，等待父亲去解决。父亲每次接到电话，必定要回到工厂，待解决了问题才回家，未等脱衣睡下，又被另一个电话叫走了。父亲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但从来没有怨言。

父亲不仅对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时时刻刻为工人着想。1956年调工资的时候，父亲的工资当时在全厂是最高的，但是按工程师级来讲又是低的。国家按照政策规定，要给父亲晋升一级，可父亲说：“我的工资和工人比已经是最高的了，再说我的钱也够花了，就不要了”。所以，父亲一直到临终时仍是三级工程师。父亲对我说过，工人的工资少了一角、二角也要去找回来。我很不理解，认为工人太小气了，难道一角两角钱还值得一找吗？父亲说：“这不是小气，因为工人们挣来这点工资不容易，而且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所以他们一分一厘都得算计”。可见父亲对工人是十分关心和体量的。

还是在四方工厂工作的时候，一次厂里出了事故，影响很大，当时父亲不在厂，出差开会去了，父亲回厂以后，主动把责任承担起来，说工人操作不慎出了事故，是平时教育管理不严，